

魯迅的「點句」工夫



在「五四」新文學的倡導者中，魯迅在反文學復古的態度上應該是最堅決也最持久的。大概也因此，人們一般注意到的是魯迅在新文學建設方面的貢獻，而對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整理方面的成績，認識則往往比較模糊。

其實，魯迅不僅是現代中國的偉大作家，也是一位卓有貢獻的學者，這不僅有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樣的開山之作為證，他在相關古籍的校勘、輯錄、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亦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愛好者甚至專家所可企及。關於這一點，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應該足以說明。

魯迅在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之前，在搜集整理古代文獻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魯迅在後來反擊文學復古者們的言論時，往往不是正面宣揚自己的新文學主張，而是屢屢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他直接對那些復古者們在古代文獻整理方面所暴露出來的古文修飾或者工夫欠缺進行冷嘲熱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他批評二十年代初期的《學衡》雜誌，二是他批評三十年代初期的《人間世》雜誌。

在批評《學衡》雜誌的《估〈學衡〉》一文中，魯迅開篇即點出，所謂的「學衡派」，不過是些「假古董」所放出的「假毫光」。他說：

諸公捨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愧然人！「術」了一頓，僅僅「術」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魯迅所謂的「差得遠」，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文中列舉了《學衡》創刊號中幾篇文章，從語法角度一一予以點評，尤其是他就《國學摭談》、《記白鹿洞談虎》、《漁丈人行》、《浙江採集植物遊記》幾篇文章而作的「挑剔」，事後就連《學衡》編輯吳宓也不能不檢討歎服。

如果說魯迅對「學衡派」絲毫不客氣，語言極盡辛辣，稍微對「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的背景過程有所了解的人，並不會感到多少奇怪。因為當時雙方在文化立場與主張上，確實針鋒相對，大有你死我活的味道。倒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學衡》創刊十餘年後，魯迅會對應該算在新文學陣營內的一個刊物、《論語》雜誌之後的《人間世》，也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它所張揚的傳統文化主張，與當年的《學衡》差不多，同樣是一種思想文化上的倒退，甚至比直接大張旗鼓地宣揚傳統文化或者中國本土文化經驗的現代意義的「學衡派」更有欺騙性，更容易讓一些對傳統文化思想的「保守」與「反動」缺乏警惕與辨析的年輕人上當。

而且，魯迅這一次同樣沒有直接批評《人間世》的這種或明或暗的思想「倒退」，依然採用了當年反擊「學衡派」時所使用過的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人間世》中所發表的《袁中郎全集校勘記》中所暴露出來的在古文斷句方面的一些紕漏，進行了犀利的批評。

有意思的是，魯迅批評的「興」，是從前清時期民間鄉下對一位塾師的經典學問功夫的評判標準的「討論」開始的。不過，那種鄉下塾師由於功夫不到家，將一本書標斷句繼續不下去，只能中途而廢，而對於一個買書人來說，倘若遇到這樣被曾經點校斷句過的書，不僅讓人感覺不舒服，甚至還不如一本不會有過此種「破筆」塗污的「潔本」。

魯迅說的興趣，當然不會是在這裡。他其實是想說，既然那些「昌明國粹」的人，屢屢攻擊那些主張新文學者的國學功夫的淺薄或者知識修養上的缺陷，那麼，那些國粹者自己的國學功夫，又當如何呢？就比新文學倡導者高明嗎？

其實不然。

不過倘使是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裡是白話怎麼壞，古文怎麼好，一動手，對古文就點了破句，而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揚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標記麼？說好說壞，又從那裡來的？

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真顏色顯示出來了。

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便是昌明國粹者，亦有知識上功夫上的差別。問題是魯迅想說明的也正是這些——既然如此，又何必那麼咄咄逼人地盯住新文學倡導者的國學功夫呢？

我愛冷麵



冷麵是朝鮮民族的傳統美食，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嘗過它的美味，但現在提起它，還仍然饑涎欲滴。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和先生在平壤中國大使館任職，使館旁邊有一座冷麵館，名叫「平壤冷麵屋」。

每到周末，使館的同事們就到那裡吃冷麵，先是三三兩兩，後來大使夫婦也感興趣，帶着我們一大幫年輕人到冷麵館，席地而坐，點要冷麵。服務員小姐熱情招待我們，在每人面前擺上銀勺銀筷，還有七八種小菜，最後端上來的是一個碩大銅碗，原來是滿滿的一碗冷麵和配料。我們驚奇地瞪大眼睛，「哇」地叫起來。品嘗過程中，服務員小姐告訴我們，冷麵的原料是蕷麥麵，和好後用餡床子（底部有許多小孔的圓罐）壓製，麵條又細又勁道，沸水煮熟後涼涼，放入冷藏過的牛肉湯中，麵條上蓋上牛肉片、雞蛋絲、梨片、蘋果片，蘿蔔片，如果喜歡辛辣，再加上鮮紅透亮的泡菜，一碗又香、又甜、又酸、又辣的冷麵就做成功了。我們每個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有的人還吃了

上了癮，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說來有趣，我在懷孕期間，什麼都不想吃，只想吃冷麵，於是我就成了「平壤冷麵屋」的常客。說也奇怪，後來我的女兒、外孫女對冷麵也情有獨鍾，看來我的最愛遺傳給了兩代人。

「平壤冷麵屋」每天顧客盈門，多是普通老百姓。像這樣大衆化的冷麵館，平壤還有多處。值得一提的是，平壤還有兩處高級飯館冷麵做的好，一個是大同江邊的「玉流館」，一個是普同江邊的「清流館」，內部裝飾富麗堂皇，高貴典雅。那裡做冷麵用料更講究，製作工藝更高超，當然價格也要高一些。高級人士經常出入這兩家飯館吃冷麵，官員們請客也常選在那裡。吃冷麵朝鮮人一般不在家裡製作，而是到冷麵館去吃，故而節假日冷麵館的客人比平時要多出幾倍。更為奇特的是，朝鮮人吃冷麵多選在冬天，放入很多辣椒，吃出一頭大汗；據說這樣可以不得感冒。冷麵在朝鮮成為一種健康食品。

一九九二年八月中韓建交，我隨出使韓國的先生到達漢城（今首爾）。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時任國務

院總理的李鵬夫婦訪問韓國，我與先生陪同訪問。李鵬總理一天提出，如有可能，想品嘗一下韓國冷麵，因為他在東北地區工作時吃過，很是喜歡。但漢城的冷麵館不多，一般宴請也很少上冷麵。按照訪問日程，當時正準備去蔚山，參觀現代造船廠，並在那裡吃午飯。可巧那時韓方禮賓官員也在了解代表團對餐食安排有什么要求，於是我們就提出，如可能希望嘗一嘗韓國冷麵。到達蔚山參觀後，中午現代集團董事長、年近八旬的鄭周永出席宴請。餐廳座落在向陽的山坡上，一側是綠茵茵的草地，另一側是蔚藍的大海，賓主邊吃邊談，氣氛十分和諧。幾道菜過後，果然端出了冷麵，據說是特別為這次宴請製作的，李鵬總理吃後深表滿意，但沒想到韓國主人卻說：「韓國冷麵沒有平壤的好吃，用料、做法都不及他們，如果你們以前在平壤吃過，可以比較一下。」我兩邊的冷麵都吃過，坦率而言，韓國冷麵與平壤冷麵相比，在色香味方面都略遜一籌。

不然，現在首爾開的多家平壤冷麵館，怎麼會那麼受歡迎呢？

我拿什麼比寶玉



計上心來

我拿什麼比寶玉

計上心來

福。王夫人以爲自己沒有抓住他的把柄，只好罵：「這老三是這麼一個混賤！」

王夫人所命賈環抄「福兮福所伏」，乘機報復，受些熏陶的意思。不料「金剛經咒」唸誦，反而令賈環從中深受教

在「五四」新文學的倡導者中，魯迅在反文學復古的態度上應該是最堅決也最持久的。大概也因此，人們一般注意到的是魯迅在新文學建設方面的貢獻，而對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整理方面的成績，認識則往往比較模糊。

其實，魯迅不僅是現代中國的偉大作家，也是一位卓有貢獻的學者，這不僅有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樣的開山之作為證，他在相關古籍的校勘、輯錄、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亦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愛好者甚至專家所可企及。關於這一點，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應該足以說明。

魯迅在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之前，在搜集整理古代文獻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魯迅在後來反擊文學復古者們的言論時，往往不是正面宣揚自己的新文學主張，而是屢屢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他直接對那些復古者們在古代文獻整理方面所暴露出來的古文修飾或者工夫欠缺進行冷嘲熱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他批評二十年代初期的《學衡》雜誌，二是他批評三十年代初期的《人間世》雜誌。

在批評《學衡》雜誌的《估〈學衡〉》一文中，魯迅開篇即點出，所謂的「學衡派」，不過是些「假古董」所放出的「假毫光」。他說：

諸公捨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愧然人！「術」了一頓，僅僅「術」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魯迅所謂的「差得遠」，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文中列舉了《學衡》創刊號中幾篇文章，從語法角度一一予以點評，尤其是他就《國學摭談》、《記白鹿洞談虎》、《漁丈人行》、《浙江採集植物遊記》幾篇文章而作的「挑剔」，事後就連《學衡》編輯吳宓也不能不檢討歎服。

如果說魯迅對「學衡派」絲毫不客氣，語言極盡辛辣，稍微對「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的背景過程有所了解的人，並不會感到多少奇怪。因為當時雙方在文化立場與主張上，確實針鋒相對，大有你死我活的味道。倒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學衡》創刊十餘年後，魯迅會對應該算在新文學陣營內的一個刊物、《論語》雜誌之後的《人間世》，也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它所張揚的傳統文化主張，與當年的《學衡》差不多，同樣是一種思想文化上的倒退，甚至比直接大張旗鼓地宣揚傳統文化或者中國本土文化經驗的現代意義的「學衡派」更有欺騙性，更容易讓一些對傳統文化思想的「保守」與「反動」缺乏警惕與辨析的年輕人上當。

而且，魯迅這一次同樣沒有直接批評《人間世》的這種或明或暗的思想「倒退」，依然採用了當年反擊「學衡派」時所使用過的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人間世》中所發表的《袁中郎全集校勘記》中所暴露出來的在古文斷句方面的一些紕漏，進行了犀利的批評。

有意思的是，魯迅批評的「興」，是從前清時期民間鄉下對一位塾師的經典學問功夫的評判標準的「討論」開始的。不過，那種鄉下塾師由於功夫不到家，將一本書標斷句繼續不下去，只能中途而廢，而對於一個買書人來說，倘若遇到這樣被曾經點校斷句過的書，不僅讓人感覺不舒服，甚至還不如一本不會有過此種「破筆」塗污的「潔本」。

魯迅說的興趣，當然不會是在這裡。他其實是想說，既然那些「昌明國粹」的人，屢屢攻擊那些主張新文學者的國學功夫的淺薄或者知識修養上的缺陷，那麼，那些國粹者自己的國學功夫，又當如何呢？就比新文學倡導者高明嗎？

其實不然。

不過倘使是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裡是白話怎麼壞，古文怎麼好，一動手，對古文就點了破句，而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揚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標記麼？說好說壞，又從那裡來的？

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真顏色顯示出來了。

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便是昌明國粹者，亦有知識上功夫上的差別。問題是魯迅想說明的也正是這些——既然如此，又何必那麼咄咄逼人地盯住新文學倡導者的國學功夫呢？

但到底只是一種策略。既是策略，它的價值就限於「實用價值」，如果因為它是現在的基本國策，就將其上升到真理的高度，甚至把它當作爲人處世的準則，那就有失偏頗了。

譬如，有人愛把「韜光養晦」與謙虛聯繫在一起，認爲這是一種中華民族的美德。我覺得這個論點站不住腳。首先，謙虛是一種心境，是在自信的基礎上散發出來的平和與寬容，虛懷若谷的人，不會刻意去顯擺什麼或是隱藏什麼，因爲那份沉穩的底氣不是裝出來的；而「韜光養晦」卻是一種策略。所謂策略，也就是一時之計，而非一種狀態。韜晦之計的目的在於打敗對手——掩飾自己的能力，甚至願意展示自己的弱點，都是爲了暫時蠱惑敵人，以便最後旗開得勝，徹底昭示自己的力量。從道德的角度來講，「韜光養晦」既然是計劃，就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因爲，同樣一種計劃，如果我方用，就是「妙計」，如果敵人用，就是「奸計」；而且，有些戰術，比如「兵不厭詐」，就包含了一般道德準則裡所不允許的內容，所以，戰略戰術本身並無所謂「美」，更不代表道德。

中國是一個講究戰術的國家，從《孫子兵法》開始，到後來的《三略》、《六韜》、《尉繚子》、《鬼谷子》以及《三十六計》等等，各種有名有姓的計謀就開始被運用在戰場上、官場上、商場上和生活中，這些計謀把中國人訓練得深不可測，就算自己不善用計，也不能保證別人不用，所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也因此，在中國，人際關係錯綜複雜，變化多端，如果把這些時間和精力都用於建設，那我們的發展速度還會快很多。

朋友的一個朋友，在報紙上寫文章，開頭就是「於是」，上來不由分說就把人遞進了。另一個朋友，和他有着異曲同工之處，一張嘴就是「其實」，二話不說，上來先把人轉折了，不說「其實」，好像話沒說完似的，大家笑稱他是「其實」的代言人。可能我這人有點聽覺的潔癖，不大受得了「八十後」的表達，照理老師也跟他們好好上過課，可他們有時口頭介紹一個選題，一句話能冒出兩個「然後」，聽得人都有些着急，這事情怎麼沒完沒了啊？弄到最後有人受了他的傳染，也問出一句：「……然後呢？」，然後，當然是哄堂大笑。

每個人頭上恐怕都有些慣用的詞語，不過，這些詞語頻頻地出現在公共平台上，影響就倍增了，效果就放大了。蔡明在小品裡那句「為什麼呢？」，頗有喜劇效果，因此年輕人中間流行過一陣子，可是，辦公室裡如果有這麼一個老闆「為什麼呢？」，然後，當然是哄堂大笑。

我在一個電視談話欄目組做文字編輯。節目的導視（預告片），不過半分鐘的玩意兒，而我們卻經常被總導視、分導視的解說詞折磨得坐立不安。有前輩不吝賜教：導視嘛，就是玩文字遊戲，要小題大做，要斷章取義，要故弄玄虛，一句話，要趙本山的忽悠本領，吸引觀眾往後看。可是，如果打開電視頻道，仔細聽聽，你會發現，那上面有「套話朵朵開」：

花季少女神秘失蹤，苦心父母四處找尋……是意料之外？還是早有預謀？是離家出走，還是另有隱情？是情緣已斷，還是愛到盡頭？……該何去何從？……最終將如何抉擇？

撲朔迷離的案情背後，到底隱藏着怎樣的真相？尋親、破案、報案、報恩……所有的題材，導視解說詞基本上都在幾個句式裡轉圈。久而久之，人們也越來越感到理屈詞窮，自己聽得都有些膩了。一個與節目無關的朋友直言不諱地說，一聽到這些詞兒，他就頭大了，他就毫不猶豫地換台：是不能忍受題材的雷同，還是不能忍受節目導視的套路？還是另有隱情？——你看，這些套話我基本上也已經脫口而出了。

不止是我一個人感到鬱悶，在一個內地故事類節目主持人論壇上，主持人們不約而同地聊到這個問題。江西衛視《傳奇故事》的主持人金飛說，他們的一檔法治節目裡，幾乎每天都重複